

中国古典文学八大名著白话精缩

红楼梦



(京)新登字 134 号

红 楼 梦

曹怀新 缩编

*

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

(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

邮政编码 100037

1201 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993 年(32 开)第一版

(汉)

印数 12.5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 — 5000 套

ISBN 7-80052-260-1/H · 258

定价：9.40 元

丛书主编 陈中益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排列)
王民京 李增辉 张国华
张媛媛 陈中益 林文强
岳维善 黄祥年 曹怀新

序

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表现在各个方面。专就文学而论，历代所承认的一些正统的文学名著和文学名家，当然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，但这并不是一切。五四运动以后，一批家喻户晓却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古典小说，获得了新的生命，得到了新的地位，昂然走入过去对它们是禁地的中国文学史。这批小说也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，而且据我看，其深度和广度，其影响还要超过前者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知识，很大一部分来自《三国演义》等书。他们的伦理道德概念，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古典小说。这一批小说，对陶冶民族心灵所起的作用，是十分巨大的，简直无法估量。

在过去，我国人民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，人们有时间慢悠悠地阅读这一批古典小说。他们从这些书中得到的好处，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，还有美感享受这一面的。我想，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，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。

但是，时至今日，我们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环境中，生活节奏大大加速，很少有人能够慢条斯理地阅读长达百万字的古典小说了，这方面的需要却并未消失。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缩写本。这种办法过去已有人尝试过了，我记得茅盾就搞过他们称之为“洁本”的东西。面好像不是太广，影

响好像也不是太大。

现在中国之友杂志社同华语教学出版社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、联系工作，邀请了多位高等学校的教授和中青年作家，将八部流行了多年的、影响广被的古典小说，缩写成每部二十万字左右的白话本，这实在是极具胆识、顺乎人心、适应潮流的工作，值得我们衷心赞赏。有此八书在手，则对中国古典小说可以得一全貌，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，潜移默化，提高人民的心理素质。我非常乐意写这一篇短序，为之鼓吹。

季 美 林

1992. 9. 10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序 | | |
| 第一回 |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史太君接孤荣国府 | (1) |
| 第二回 |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| (10) |
| 第三回 |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| (18) |
| 第四回 |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| (28) |
| 第五回 |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贾宝玉听曲妄参禅 | (36) |
| 第六回 |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| (46) |
| 第七回 |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| (57) |
| 第八回 |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| (67) |
| 第九回 | 宝钗借扇机待双敲 晴雯撕扇千金一笑 | (75) |
| 第十回 | 含耻辱金钏情烈死 动唇舌宝玉承笞挞 | (87)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绣鸳鸯梦兆降云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| | (96) |
| 第十二回 |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| | (108) |
| 第十三回 |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| | (119) |
| 第十四回 |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| | (128) |
| 第十五回 |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| | (139) |
| 第十六回 | 慕雅痴女精诚诗艺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| | (148) |
| 第十七回 |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| | (157) |
| 第十八回 | 尊亲女愚妾争闹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| | (165) |
| 第十九回 |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| | (174) |
| 第二十回 | 憨湘云醉眠芍药圃 寿怡红夜宴会群芳 | | (184) |
| 第二十一回 |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| | (196) |
| 第二十二回 |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| | (208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吞金自逝 | | (218) |
| 第二十四回 |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借刀杀人 | | (230) |
| 第二十五回 | 嫌隙人有心弄闲事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| | (238) |
| 第二十六回 |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正言词蠹奴遭现报 | | (247)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七回 | 呆霸王悔娶河东吼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| | (260) |
| 第二十八回 | 病瀟湘痴魂惊恶梦 貴元妃染恙省宮闈 | | (271) |
| 第二十九回 |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林黛玉閑情解琴書 | | (280) |
| 第三十回 | 走火入魔妙姑神迷 杯弓蛇影起孽卿絕粒 | | (289) |
| 第三十一回 |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宝玉通靈知奇禍 | | (298) |
| 第三十二回 |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泄机关孽兒迷本性 | | (309) |
| 第三十三回 |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釗出閣成大禮 | | (319) |
| 第三十四回 | 苦絳珠魂歸离恨天 病神瑛淚洒相思地 | | (328) |
| 第三十五回 |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史太君禱天拜佛堂 | | (337) |
| 第三十六回 |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訛失人心 | | (347) |
| 第三十七回 |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釋旧憾紫鵝感痴郎 | | (358) |
| 第三十八回 |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賈宝玉幻境悟仙緣 | | (369) |
| 第三十九回 | 中乡魁宝玉却尘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| | (379) |

第一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
史太君接孤荣国府

——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通灵说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。

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？说来虽近荒唐，细玩颇有趣味。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、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单单剩下一块未用。弃在青埂峰下。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来自去，可大可小。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一日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异，来到这青埂峰下，席地坐谈。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，且又缩成扇坠一般，甚属可爱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，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。须得再镌上几个字，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个奇物，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、诗礼簪缨之族、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。”石头听了大喜，因问：“不知可镌何字？携到何方？望乞明示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。”说毕，便袖了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向何方。

话说这林如海姓林名海，表字如海，乃是前科的探花，本贯姑苏人氏，今钦点为巡盐御史。这林如海之祖也曾袭过列

侯的，今到如海，业经五世，——起初只袭三世，因当今隆恩盛德，额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，到了如海便从科第出身。虽系世禄之家，却是书香之族。如海年已五十，只有一个三岁之子，又于去岁亡了，虽有几房姬妾，奈命中无子，亦无可如何之事。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，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。见他生得聪明俊秀，也欲使他识几个字，不过假充养子，聊解膝下荒凉之叹。

且说贾雨村谪官在旅店偶感风寒，愈后又因盘费不继，正欲得一个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。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，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。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。这女学生年纪幼小，身体又弱，工课不限多寡，其余不过两个伴读丫鬟，故雨村十分省力，正好养病。看看又是一载有余，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。女学生奉侍汤药，守丧尽礼，过于哀痛，素本怯弱，因此旧病复发，有好些时不曾上学。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

这一日偶至郊外，欲到那肆中沽饮三杯，以助野趣。于是移步行来。刚入肆门，忽听得后面有人叫道：“雨村兄恭喜了！”

雨村忙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张如圭。他系此地人，革后家居，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，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，忽遇见雨村，故忙道喜。二人见了礼，张如圭便将此信告知雨村，雨村欢喜，忙忙叙了两句，各自别去回家。回至馆中，忙寻邸报看真确了，次日面谋之如海。如海道：“天缘凑巧，因贱荆去世，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，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，因小女未曾大痊，故尚未行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。因向蒙教训之恩，未经

酬报，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。弟已预筹之，修下荐书一封，托内兄务为周全，方可稍尽弟之鄙诚；即有所费，弟于内家信中写明，不劳吾兄多虑。”

那女学生原不忍离亲而去，无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，且兼如海说：“汝父年已半百，再无续室之意，且汝多病，年又极小，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姊妹扶持。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，正好减我内顾之忧，如何不去？”黛玉听了，方洒泪拜别，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船只，带了两个小童，依附黛玉而行。

一日到了京都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带着童仆，拿了名帖至荣府。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，便极力帮助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黛玉自上了轿，进了城，从纱窗中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阜盛，自非别处可比。又行了半日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，正门不开，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。正门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书“敕造宁国府”五个大字。黛玉想道：“这是外祖父的长房了。”又往西不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“荣国府”，却不进正门，只由西角门而进。

黛玉方进房，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。黛玉知是外祖母来了，正欲下拜，早被外祖母抱住，搂入怀中，“心肝儿肉”叫着大哭起来。众人慢慢解劝，那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。

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，其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，却有一段风流态度，便知他有不足之症。因问：“常服何药？”黛玉道：“我自来如此，从会吃饭时便吃药。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。”贾母道：“这正好，我这里正配丸药呢，

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”

一语未完，只听见后院中有笑语声：“我来迟了，没得迎接远客！”黛玉思忖道：“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，这来者是谁，这样放诞无礼？”心下想时，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。贾母笑道：“你不认得他：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，南京所谓‘辣子’，你只叫他‘凤辣子’就是了。”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，众姊妹都忙告诉黛玉道：“这是琏二嫂子。”黛玉虽不曾识面，听见他母亲说过：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；自幼假充男儿教养，学名叫做王熙凤。黛玉忙陪笑见礼，以“嫂”呼之。

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，上下细细打量一回，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，因笑道：“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！我今日才算看见了，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。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他身上。”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：“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别想家，要什么吃的、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，也只管告诉我。”黛玉一一答应。

当下茶果已撤，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。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，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。出了西角门往东，过荣府正门，入一黑漆大门内，至仪门前方下了车。及进入正室，早有许多艳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。邢夫人让黛玉坐了，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。一时回来说：“老爷说了：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劝姑娘不必伤怀想家，跟着老太太和舅母，是和家里一样的。”黛玉忙站起身来，一一答应了。再坐一刻便

告辞。

一时黛玉进入荣府，到了东南三间小正房内。王夫人因说：“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罢。只是有句话嘱咐你：你三个姐妹倒都极好，以后一处念书认字，学针线，或偶一玩笑，却都有个尽让的。我就只一件不放心：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‘混世魔王’，今日因往庙里还愿去，尚未回来，晚上你看见就知道了。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，你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”黛玉素闻母亲说过，有个内侄乃衔玉而生，顽劣异常，不喜读书，最喜在内帏厮混，外祖母又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所说，便知是这位表兄，一面陪笑道：“舅母所说，可是衔玉而生的？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，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，小名就叫宝玉，性虽憨顽，说待姊妹们却是极好的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你不知道原故：他心上一喜，便生出许多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理会他。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没日，疯疯傻傻，只休信他。”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。

忽见一个丫鬟来说：“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。”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，进入后房门，已有许多人在此侍候，见王夫人来，方安设桌椅。贾珠之妻李氏捧杯，熙凤安箸，王夫人进羹。贾母正面榻上独坐，两旁四张空椅，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，黛玉十分推让。贾母笑道：“你舅母和嫂子们是不在这里吃饭的。你是客，原该这么坐。”黛玉方告了座，就坐了。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了。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，迎春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。旁边丫鬟执着拂尘、漱盂、巾帕，李纨凤姐立于案边布让；外间侍候的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不闻。饭毕，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。又有人捧过漱盂来，黛

玉也漱了口，又盥手毕，然后又捧上茶来，这方是吃的茶。贾母便说：“你们去罢，让我们自在说说话儿。”王夫人遂起身，又说了两句闲话儿，方引李、凤二人去了。

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。一语未了，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，丫鬟进来报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黛玉心想，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。及至进来一看，却是位青年公子。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，心中想道：“好生奇怪，倒象在那里见过的，何等眼熟！”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，贾母便命：“去见你娘来。”即转身去了。一回再来时，已换了冠带，越显得面如敷粉，唇若施脂，转盼多情，语言若笑。

贾母见他进来，笑道：“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了，还不去见你妹妹呢。”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，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，忙来见礼。宝玉笑道：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又胡说了，你何曾见过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虽没见过，却看着面善，心里倒象是远别重逢的一般。”因又问黛玉：“可有玉没有？”众人都不解。黛玉便忖度着：“因他有玉，所以才问我的。”便答道：“我没有玉。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儿，岂能人人皆有？”宝玉听了，登时发作起狂病来，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，骂道：“什么罕物！人的高下不识，还说灵不灵呢！我也不要这劳什子！”吓的地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。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：“孽障！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他说没有，也是不便自己夸张的意思啊。你还不好生带上，仔细你娘知道！”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与他带上。宝玉听如此说，想了一想，也就不生别论。

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，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，却是两家争买一婢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殴伤人命。彼

时雨村即拘原告来审。那原告道：“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。因那日买了个丫头，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。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主人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，再接入门；这拐子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。被我们知道了，去找拿卖主，夺取丫头。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，倚财仗势，众豪奴竟将我小主人打死了。凶身主仆已皆逃走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作主。求太老爷拘拿凶犯，以扶善良，存歿感激大恩不尽！”雨村听了，大怒道：“那有这等事！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？”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。只见案旁站着一个门子，使眼色不叫他发签。雨村心下狐疑，只得停了手，退堂至密室。

雨村道：“方才何故不令发签？”门子道：“老爷荣任到此，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？”雨村忙问：“何为护官符？”门子道：“如今凡作地方官的，都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一时解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！——所以叫做护官符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的护官符来，递与雨村看时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，云：

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

雨村笑问门子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结此案？”门子笑道：“小的听见老爷补升此任，系贾府王府之力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：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，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？”雨村道：“你说的何尝不是。”

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干有名人犯。雨村详加审问，果见冯家人口稀少，不过赖此欲得些烧埋之银；薛家仗势倚情，偏不相让，故致颠倒未决。雨村便徇情枉法，胡乱判断了此案，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，也就无甚话说了。

且说打死冯渊的那薛公子，亦系金陵人氏，本是书香继世之家。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，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，未免溺爱纵容些，遂致老大无成；且家中有百万之富，现领着内帑钱粮，采办杂料。薛公子学名薛蟠，表字文起，性情奢侈，言语傲慢；虽也上过学，不过略识几个字，终日惟有斗鸡走马、游山玩景而已。虽是皇商，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，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，户部挂个虚名支领钱粮，其余事体，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。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王子腾之妹，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，今年方五十上下，只有薛蟠一子。还有一女，比薛蟠小两岁，乳名宝钗，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。当时他父亲在日极爱此女，令其读书识字，较之乃兄竟高十倍。

近因今上崇尚诗礼，征采才能，降不世之隆恩，除聘选妃嫔外，在世宦名家之女，皆得亲名达部，以备选择，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，充为人才赞善之职。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，正思一游，便趁此机会，一来送妹妹待选，二来望亲，三来亲自入部销算旧帐，再计新支，——其实只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。因此早已检点下行装细软，不想偏遇着那拐子，买了英莲。薛蟠见英莲生的不俗，立意买了作妾，又遇冯家来夺，因恃强喝令豪奴将冯渊打死，便将家中事务，一一嘱托了族中人并几个老家人，自己同着母亲妹子竟自起身长行去了。

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就中维持了，才放了心。过了几日，忽家人报：“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在门外下车了。”喜的王夫人忙带了人接到大厅上，将薛姨妈等接进去了。姊妹们一朝相见，悲喜交集，自不必说。叙了一番，又引着拜见贾母，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。合家俱厮见过，又治席接风。王夫人原要留住，贾母也就遣人来说：“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，大家亲密些。”薛姨妈正欲同居一处，方可拘紧些儿，若另在外边，又恐薛蟠纵性惹祸，遂忙应允。又私与王夫人说明：“一应日费供给，一概都免，方是处常之法。”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，遂亦从其自便。从此后，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。日后如何，下回分解。